

剧目创作选集

1991

六盘水市文化局创作室编

剧目创作选集

1991

六盘水市文化局创作室编



序

斯信强

由六盘水市文化局创作室编辑的《剧目创作选集·1988》也是我作的序。该序最后一句话是“愿明年的集子品种更多，色彩更丰富，水平更高。”没想到这个“明年”竟是1991年！剧目创作难，结集出版更难。其中甘苦作者、编者，组织者自知。也许正因为如此，这次《剧目创作选集·1991》的出版，更值得欣慰。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任何文化现象都有深刻的经济、政治背景。剧本创作的萧条与繁荣也是如此。社会需要它，时代呼唤它，给它提供土壤，有人耕耘侍弄，它便繁荣。反之则萧条。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指引下，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新旧体制的交替仍在进行，生活水平日渐提高的人们个性也日渐凸出，观念、性格的矛盾冲突都在安定和平的大前提下向着深层次发展，在一些场合下也可能是很激烈的。人们喜欢轻松的音乐，欣赏婀娜的舞姿，同时也愈来愈欢迎或歌颂真善美，或揶揄落后，或鞭挞假丑恶的贴近生活的戏剧（包括影视剧、舞台剧等，下同）。这是因为人们更可以在戏剧中得到情感上的鼓舞，调适或宣泄。社会不可谓不需要戏剧，时代的呼唤也日益强烈，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便是戏剧创作的最好土壤。关键在于有人耕耘侍弄，这责任便自然落在文化部门和广大作者身上了。

最近，六盘水市文化局想再整旗鼓，由创作室举办了一期剧

本改稿班。这是一个务实的班，而不是空谈的会。参加者都是有稿的同志。他们中有老兵，也有新手。女作者也开始涉足剧本园地了。来稿的形式有话剧、电视剧（含小品）、曲艺，风格或庄或谐，题材涉及众多的行业。经过10天的切磋、争论、修改，终于拿出个本子，完成本书的征稿任务。大家热情很高，许多作者都是在年底繁忙的工作中完稿的，女作者刘明霞则是在病榻上改的稿。一些已经发表或登台表演过的本子，经过这次集中修改增色不少。比起1988年的集子，这次无论数量质量都有过之。一些作品还达到省级发表的水平。

关于剧本的出路，我不想在这里空许愿。希望得到集子的个人或单位认真读一读，更希望有条件的单位把集子中的本子搬上舞台立起来。要知道，这是对作者多大的支持和鼓舞！

最后，仍然希望明年的集子品种更多，色彩更丰富，水平更高。我相信这个“明年”将是真正的明年。

关于剧本的出路，我想得到集子的个人或单位认真读一读，更希望有条件的单位把集子中的本子搬上舞台立起来。要知道，这是对作者多大的支持和鼓舞！

关于剧本的出路，我想得到集子的个人或单位认真读一读，更希望有条件的单位把集子中的本子搬上舞台立起来。要知道，这是对作者多大的支持和鼓舞！

目 录

序

序 斯信强 (1)

· 小 品 ·

门卫	魏 维 (3)
生日祝福	辛 予 (8)
亮心	张人弘 (17)
夫妻公约	张良基 (21)
火不容情	张人弘 (29)
物归原主	罗华祥 (35)
酸儿辣女	郑志洪 (43)
爱情保险	刘明霞 (50)
并非虚构	彭晓庆 (59)
考验	肖正春 (62)
作茧自缚	任中苏 (68)

· 曲 艺 ·

盘亲	卓弘 屈斯 (77)
加油站的朋友	屈贵州 (84)
雷锋就在咱们矿	卢相福 (95)
义务宣传员	刘明霞 (101)
逮耗子	彭晓庆 (107)

· 戏 剧 ·

如释重负	魏 维 (121)
莎莎的梦	张良基 (131)
夜雨人家	魏 荣 (134)

剧目创作选集

1991

六盘水市文化局创作室编

责任编辑：熊稳柱

封面设计：何 勇

黔刊资字第(内部资料)03—(92)03

六盘水市印刷厂印刷

〔话剧小品〕

门卫

人物：

耿师傅

严厂长

〔某化工厂大门口。铁栅栏门旁是传达室，门外有把靠椅，墙上贴有《关于佩戴厂徽的通知》。

〔幕启：耿师傅胸前佩厂徽，戴老花镜，坐在椅上，用铅笔在本子上指点着，口里念着，神情专注而严肃。

耿师傅 〔念〕一个正字，两个正字，三个正字……啊，共十个正字，加上刚才老厂长的小姨子那个“母夜叉”，他妈的，今天第一天共是五十个人没戴厂徽。（摘下眼镜，放下笔和本子，站起，伸了下腰）啊——新厂长一上任，昨天就下了这个《关于佩戴厂徽的通知》，并把检查佩戴厂徽的事交给了我这守门官。咳，手里有口尚方宝剑，管你皇亲国戚，李四张三，不戴厂徽，他妈的休想进厂来！（去“通知”前按按翘起的角，自语地）咳，厂风也是该改改了。

〔一声汽车喇叭响后，严厂长挟公文包急上。〕

严厂长 〔笑着打招呼〕耿师傅，可把你累坏了吧！

耿师傅 〔站起身笑脸相迎〕啊，严厂长，累死总比闲死好呀！

严厂长 哈哈哈，好。老耿，情况如何？

耿师傅 我做了下登记，今天共有五十个人没戴厂徽。

严厂长 （一怔）人呢？

耿师傅 统统挡驾啦！

严厂长 这么厉害，你不怕人骂你揍你？

耿师傅 哼，朝鲜战场上，老子同他妈的美国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都不怕，还怕这个？怕了就不当这守门官！

严厂长 （赞赏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你把关，我放心啦！

耿师傅 哎呀，厂长厂富我富，厂荣我荣，改革兴亡，匹夫有责嘛。我老朽愿助你三声战鼓！

严厂长 好！耿师傅，再见！（说着向大门内走去）

耿师傅 （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急步上前）哎，厂长，你等一下。

严厂长 （止步，回转身）什么事？

耿师傅 （拦住，吞吐地）厂长，你……好象没戴厂徽？

严厂长 （低头一看，故作惊讶状）哎呀，糟糕！真的忘记戴了。

耿师傅 厂长，别急，看是不是放在衣袋里。

严厂长 （手忙脚乱地逐个搜口袋）没有哇。

耿师傅 看看公文包。

严厂长 （翻公文包）也没有哇。

耿师傅 看掉在地上没有？

〔二人仔细寻找地面。失望。〕

耿师傅 莫不是忘在家里了。

严厂长 （一拍脑袋）对，清早去宾馆送几位客商，走得急，忘在桌上了。唉，看我这记性，你真该罚我回家拿呢。

耿师傅 （认真地）对，应该回去拿！

严厂长 （为难地）这么远的路……

耿师傅 路是远了点。

严厂长 那……我进去啦!

耿师傅 (犹豫地) 厂长, 这……不太好吧!

严厂长 哈哈! 明天一定戴上, 下不为例。

耿师傅 (不高兴地) 都是下不为例, 这规定不成了一张废纸? 厂长, 你是第五十一个了!(在笔记本上划着)

严厂长 原则要坚持, 灵活性也要有嘛。

耿师傅 怎么个灵活法?

严厂长 比如, 象我, 一厂之长, 有些规定就得灵活些。

耿师傅 (一惊) 啊! (思索地) 好好好, 这制度反正是你厂长订的, 那就请你把这“通知”索性改一下好了。我给你拿笔去!(欲走)

严厂长 (拦) 别忙, 老耿, 你说怎么个改法?

耿师傅 (指通知) “凡是未戴厂徽者, 一律不准进厂”。改成: 凡是未戴厂徽者, 除厂长之外, 一律不准进厂。”

严厂长 你是故意叫我出丑?

耿师傅 (冷笑) 嘿嘿, 如今官也当上了, 有权不用, 过期作废。厂子搞得不好搞不好, 关他妈的屁事!

严厂长 老耿, 你看我是这样的人?

耿师傅 你自己最明白。

严厂长 (双关地) 我当然明白。不过……

耿师傅 (不耐烦) 少废话。你是厂长, 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挪揄地) 厂长, 那就请进——(故意卑恭地以手示意) 请——

严厂长 (尴尬地) 这……

耿师傅 请!

严厂长 (不动) ……

耿师傅 (气恼地) 要进不进, 你到底玩的什么把戏?

严厂长 我怕别人讲闲话。(不快) (押韵音)

耿师傅 (轻蔑地) 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哼，算了吧！你。(欲撕“通知”)

严厂长（急拦）哎，撕不得撕不得！

耿师傅 留他何用！

严厂长：厂职代会通过的，以后不许再犯。（由洪高代表宣读辞职报告）

耿师傅：人大会通过的又怎样？有意不循，顶屁用。（又欲撕）

严厂长（严厉地）不准撕！

耿师傅（无可奈何地）好，叫我负责检查厂徽的是你，故意斗

难我也见你。我这守门官不当了！（欲走）

厂长，老耽不能去！

耿炳傳（來氣地坐株）為語地。唉，原相新江山公，化王

「一个变个样子，哪知照进白猫都还想老身」（成柳川）

，公文才有了；那知黑猫白猫都不捉老鼠。（忘机地）
唉，萧何都能“割符相代”，你一起故意装模作样

（三）根据《关于对公私合营企业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若干具体政策》，你，即故意损坏公私合营企业的财产，应负法律责任。

要怎样才能把人从你的生活中永久地移除呢？

孙炳麟：过份。一个坏蛋三脚两步就做了总司令，这可是一个

耿师傅 过切！一个领导干部不能带头遵纪守法，作风怎么会正派？（众笑）

好！你，你……弄我错投了你一票！

厂长（高兴而诚恳地）耿师傅，你的意见非常正确。上班后

有个重要会议要开，我一定把你的宝贵意见带到会上。

去，组织全体干部认真讨论，如何带头遵纪守法，切实

搞好改革，振兴化工）。（说着兴冲冲地欲进厂门。）

耿师傅 (平地把门关上, 冷冷地) 厂长, 你这会就少开一次

吧。天天开会，天天订他妈的制度，订了又不执行。我

看你想搞改革，就先从自己做起，来点真的吧！（欲

(下) 甲子年岁次癸卯年正月廿二日卯时
于上海寓所

严厂长 (急) 啊哎, 老耿, 别走, 开门吧!

耿师傅 (坚决地) 哼, 不戴厂徽想进门, 除非你立即撤了我这

严厂长 (面对铁栅栏门，感慨地) 这样的同志，实在难得，难得啊！ (从内衣口袋中掏出厂徽戴上，高兴地向内喊)
耿师傅，你看，我的厂徽！

[耿师傅内上。]

耿师傅 你站拢点。

[严厂长走近栅栏门。]

耿师傅 (戴上老花镜仔细端详了一会，大惊) 啊！ (迅速打开大门，激动地一把握住严厂长的手，恍然大悟) 啊，严厂长，我上了你的大当啦！

耿师傅 严厂长 (大笑) 哈哈哈！

严厂长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耿师傅，你真不愧是一尊门神啊！

耿师傅 厂长，你过奖了。(歉意而真诚地) 对不起，耽误你开会。(恭敬地以手示意) 严厂长，请进！请——

严厂长 (四目相视大笑) 哈哈哈——

[两只大手紧紧握住。]

[切光。]

严厂长 (对耿师傅) 你真好！ (微笑) 你真好！ (微笑) 你真好！ (微笑)

耿师傅 (对严厂长) 你真好！ (微笑) 你真好！ (微笑) 你真好！ (微笑)

严厂长 (对耿师傅) 你真好！ (微笑) 你真好！ (微笑) 你真好！ (微笑)

耿师傅 (对严厂长) 你真好！ (微笑) 你真好！ (微笑) 你真好！ (微笑)

严厂长 (对耿师傅) 你真好！ (微笑) 你真好！ (微笑) 你真好！ (微笑)

【话剧小品】

(如内有敲门声，王立端飞出冲中梁口向外冲)

生 日 的 祝 福

〔一处普通的城市民居。〕

〔客厅。〕

〔腰系围裙的母亲上。边收拾桌子，边道：都六点半了，这背时的咋还不回来。〕

〔父亲一手提着红绸带扎的两瓶红葡萄酒，一手提只大生日蛋糕，急冲冲上。〕

父：小刚……小刚回来不得？

母：吔，你不是去接小刚吗？咋个跑回家向小刚回家不得？

父（将手中物什放在方桌上，摔了一把汗）咳，真是烦人。

母：又咋个啦？你不是小刚爸爸？你要嫌烦人，不认小刚就是。

父：你少烦点人好不好？

母：我没烦你就是你运气。告诉你，今天是小刚生日，小心惹我心烦。

父：你不念紧箍咒就不行？……

母：咋个不念？不念你尾巴要翘上天。我问你：小刚咋个不跟你们回来？

父：你问我，我问哪个？

母：吔，你不是兴头足足地去接小刚……

父：我去到学校，那里连个人毛毛都不得一个……

母：你就不会问一下！

父：我问了门卫老者，说是全校的娃娃都整去学雷锋。

母：学雷锋？不过年不过节的，学哪样雷锋？……你在编聊斋哄我？过来！

〔父跳起。〕

母：过来！

父：我保证句句是实话，一句都不得假！

母：要是假的呢？

父：随你咋个整。

母：量你没那个胆子！（转身欲走，又停下）你就不会在学校多等一下？

父：在学校等？我在糕点铺里定的蛋糕去晚了拿不到，今晚我活得过去？

母：他，算你有的的自觉性。（临下回头）喂，反正菜都整好了你也闲着，不得事做，去街上等到，小刚这会儿也该回来了。

父：就是挑煤巴的川军嘛，也让歇口气嘛！

母：你说哪样？

父：看看，发句把牢骚还大气不得……〔父正欲出，小刚吼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一头撞了进来。〕

父：小刚回来喽！

母：（下而复上）小刚……呀，你咋整得一身脏？

刚：今天下午我们去学雷锋！

父：咋样？不是我编聊斋吧？

母：不编就好！（转身对父）的的个娃娃，学个哪样雷锋？

刚：你这话要不得？

母：咋个要不得？

刚：小娃娃长大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有用的人才，就必须德智体

全面发展，所以小娃娃就必须向雷锋叔叔学习……

母：（眉开眼笑）！也，我们小刚道理一套一套的！（对父）

到不得，小刚说的话，不比他的老师差！

刚：这就是我老师说的。

母：（脸色一沉）你老师……累了别个的娃娃，她当然不会心疼！学雷锋只是学嘛，听听报告，喊喊口号，不就得了吗……

刚：你这话要不得！

母：又咋个了？

刚：学雷锋，不能停留在口头上。

父：又是你老师说的？

母：这娃娃，老师放个屁都是香的！

刚：你又犯错误了！

母：我又咋个了？

刚：说话不文明，五讲四美你晓得不？

母：啥都听你老师的！你去你老师家！让她给你洗脸，给你洗衣服！

刚：我会自己洗脸！衣服我会学到洗！

父：这也是你老师教的？

刚：是又咋样！

父：（一摇大拇指）好！

母：好个屁！

父：你看，你看……

母：（对父）你看我咋个啦？

刚：我看得对你加强教育！

父：对，得加强教育！

母：（对父）哪样？对我加强教育？

刚：就是嘛！你说话不文明，思想觉悟低！

父：小刚去学雷锋，你就惊惊乍乍的，老师教育小刚要热爱劳

动，你挑挑剔剔的，这也不是那也不对！你说说，你这种思想要得要不得？

刚：要不得！

父：你看小刚都认识到了！你还执迷不悟，我行我素！长此以往，咋个得了！

母：（怒不可遏）住口！

〔父一激愣。〕

母：几天不扫你的皮子，就人模人样起来，把报纸上的破烂，在老娘跟前卖！你思想好，觉悟高，一个月挣了几大毛？说来听听？

父：思想觉悟和工资有啥关系？

母：嗯，还算懂点事！晓得思想觉悟和挣钱没啥关系；（厉声地）晓得没啥关系，还在小刚跟前嚼个哪样思想觉悟？

父：你、你……你这不是……

母：我思想坏、觉悟低，是不是？

刚：就是嘛！

母：（转而对刚），你这个小仔，晓得个哪样？没有你妈，你靠哪样去吃去穿去玩去花？都象你爸那倒霉样，酸菜豆汤都不得吃的！

刚：老师说……

母：又是你老师说……她晓得个哪样？人在世上混，没有钱咋个活！

父：你这个教育……

母：闭上你的嘴，不得哪个说你是哑巴！（转身对刚）小刚，妈妈可是为你好！来，让妈给你挂书包。（上盒饭）

刚：我自己来。

母：我来挂。（挂好书包，又搬过椅子）坐到，让妈给你脱鞋子。

刚：我自己脱。

母：你学雷锋学累了，还是妈来脱。（转身对父）站到那里象个木头，不会去给小刚打洗脸水。

刚：我自己去洗。

母：快去打。

〔父唉了一声，下。〕

母：（挡住欲走的小刚）歇到。小刚，你记得今天哪样日子？

刚：哪样日子？今天是星期二……

母：几月几号。

刚：五月二十八。

母：五月二十八，你记得不？

刚：嗯……我记得了，今天是我的生日！

母：对！今天是你八岁生日，高兴不？

刚：高兴。

母：你看桌子上是哪样？

刚：啊，蛋糕。（扑上，念蛋糕上的字）祝小刚生日快乐！

母：喜欢不？

刚：喜欢！（稍顷）妈。

母：唔。

刚：我也告诉你一件高兴的事。

母：真的？快点告诉我。

刚：老师表扬了我。

母：老师表扬了你？（转身、未见父）喂，你快来听听，老师表扬了小刚。

父：（端洗脸盆上）小刚得了表扬，老师是咋个表扬的？

刚：老师说：全班同学要向我学习。

母：他！全班同学都向你学习？真不是小打整！小刚：是你数学得了一百分？（对父）我们小刚数学最好！